

冷面刀客（下）

第十七章

旁观的侍女和仆妇，眼看月华仙子屡陷危局，心中大急，倍不自禁拔剑出鞘跃然若动。

只要上去一个人，用虚招佯攻，就足以吸引谭姑娘分心，月华仙子便可乘机扭转危局。

仆妇忍不住了，焦急地迈进一步。

“这是一场公平的拼搏，不许第三人插手加入。”柳思声如洪钟，狠盯着跃然欲动的仆妇，“谁敢不听，逞强出手，保证灰头土脸。”

仆妇瞥了他一眼，冷哼一声，剑向前一伸，脚下轻灵地冲出。

噗一声响，尘埃碎土飞溅，一块泥团在仆妇的右肩外侧爆裂，真的灰头土脸。

仆妇嗯了一声，向下一仆，狂乱地用手拭抹溅及右脸的泥屑，脚下用不上劲爬不起来。

“下一个是你。”柳思向大惊失色的侍女示威，“你要不要来几下？”

“你是九华剑园的人？”侍女不敢冲上，急急扶起满脸泥屑的仆妇。

“不是。”柳思扬起手中的泥块，“我主持公道，不许倚多为胜”

传出一声娇叱，铮一声剑鸣。

月华仙子被迫接实攻向胸口的一剑，火星飞溅中，身形被震得向左飞撞，劲道比谭姑娘弱，震力相当猛烈。

再一声娇叱，谭姑娘剑如匹练乘势迫攻。

侍女大吃一惊，斜冲而出要替月华仙子解危。

噗噗噗闷响连续。泥尘急爆，三团泥块皆在侍女身上爆碎。

“哎……呃……”侍女摔倒在地哀叫。

仆妇刚爬起，泥块到了，噗一声这次击中后脑，冲倒在侍女身侧，这次真的爬不起来了。

月华仙子刚双脚沾地，匹练已排空射到，没有思索的余地，双脚本能地一蹬，身形从剑尖前飞退，锋尖距小腹仅一发之隔，压体的剑气直通腑脏。

噗通通水声震耳，水花飞溅，仙子落水。月华仙子怎知身后是池塘？更不知相距不足八尺，身形倒飞将近两丈，顺理成章成了落汤鸡。

她的水性不差，向对岸游。

“下次你绝对抢不到机先了，我一定可以再捉住你拍卖。”她一面游，一面扭头尖叫：“我费了那么多心机，损失了不少人……”

“这叫偷鸡不着蚀把米，你是自作自受。”谭姑娘哈哈笑，不像是面对死仇大敌，“你最好别让我捉住你，我一定以牙还牙，托朋友设法，也把你卖入那种地方，一定。”

侍女背起了仆妇，狼狈急遁。

“你真挡住了那两个妖妇。”谭姑娘到了柳思身旁，笑容纯真十分动人。“真人不露相，我想，你在耍那条狂龙，耍得他损兵折将。”

“你真把她逼入池塘洗澡，很了不起。”柳思顾左右而言他，故意摆脱耍弄狂龙的话题：“不过，你打她个措手不及，不让她有施展巫术的机会，有失光明。”

“其实我很怕她的巫术呀！”

“这种地方，哪能施展高深的巫术？除了一些药物与小障眼法之外，她的能耐就无法对你构成威胁了。你的剑术下过苦功，信心十足，难怪你敢再三向八表狂龙挑战，你的缺点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爆发力不够。”他坦率地说：“对付具有致命奇学的八表狂龙，神奥精微的技巧用处不大。从几微的空隙中突入，行致命的爆炸性一击，而且要神意汇聚于一点，才能攻破他的芥子神功保护墙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你说他……他练的是芥子神功？”谭姑娘吃了一惊，眼中涌现惶恐的神情。

“对，一种练内丹的神妙内功。”柳思对这位报复心淡薄的小姑娘甚有好感，热心地指示机契，“是玄门十大度劫神功之一，但却源出佛门心法；究竟渊源谁属，没有深究的必要。你所要注意的是，凝聚真力，伺机而动，激他浪费精力，候机制造致命一击的机会；不击则已，击则猛然爆发。以你的修为估计，即使毙不了他，也会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，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制造一击的机会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好好想想应敌的策略。”柳思伸手拍拍她的肩膀表示鼓励：“江边已布了渡江的陷阱，不要寄望在这里过江。你们是在水边长大的人，这条江并不比这座小池塘危险多少。再见。”

“等一等……”

柳思一跃三丈，有如电射星飞。

白发郎君身边，已经有六个人了，愿意帮助他冒险向仰止山庄挑战的人，都是与他臭味相投，好色好财的玩命浪人。

八表狂龙的人昼伏夜行，白发郎君是老江湖，也昼伏夜行，盯牢了仰止山庄的人，故意不理睬巡缉营走狗，聪明地避免与走狗公然冲突。

八表狂龙兵分两路，追逐分两路逃走的九华剑园群雄，一切动静皆在白发郎君的监视下，紧盯在东方姑娘一群男女身后，走上了至南京的路。六个人也转折抵达江浦，明知东方姑娘一群人追随八表狂龙行动，必定不再公然现身，而他们六个人，却可公然活动。

他们在江东老店歇息，在没查出东方姑娘一群人正确行动之前，不打算落店投宿，仅借江东老店歇息。

奔波了一夜，六个人在食厅叫了一桌酒菜，准备酒足饭饱之后，派两个人外出打听消息，其他的人歇息睡觉养精蓄锐。

酒至半酣，厅外来了恢复本来面目的柳思。

“嗨！你们刚到呀？辛苦辛苦。”柳思流里流气打招呼，直趋桌旁拖张圆凳落坐，“诸位精神抖擞，好像没受多少风霜之苦呢！”

白发郎君见了他就头疼，却又无奈他何。

“盛夏时节，哪来的风霜？没知识。”一位生了一双金色眼的大汉，鱼眼一翻讽刺他，“你这厮流里流气，贼头贼脑，一脸不做好事坏胚相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两位没告诉你们？”柳思指指白发郎君和飞虎钟雄，“我是安桩布线踩盘子的专家；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变色龙蛇。在徐州这位东门大爷，

就要我帮忙找九尾蝎的下落，攀上了扔不脱甩不掉的交情。唔！我觉得你老兄有点面熟，好像在那儿见过，你老兄的贵姓大名是……”

“大爷游神甘霸，可没见过你这种小蛇鼠。”大汉金鱼眼凶光暴射：“滚到一边去。”

“东门大爷，你的朋友对我不礼貌。”柳思找上了白发郎君，“他一定非常了不起，因此非常傲慢自大，神气得很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老弟，你不要故意找麻烦好不好？”白发郎君愁眉苦脸：“你们也在县城落脚？”

“什么？”游神一把揪住柳思的领口，将人揪起向白发郎君质问：“这混蛋故意找你的麻烦？”

“甘兄，不可……”白发郎君惊叫。

柳思被揪住领襟拉离圆凳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不住邪笑，毫无惧容。白发郎君心中雪亮，柳思又在扮猪吃老虎了，他上过当吃过亏，知道要糟。

柳思果然采取行动了，左手一招，反扣住游神的掌背压牢，用的是最普通的反制术，但不扭身压肘，右手一伸，抓鹅似的扣住了游神的咽喉。

压掌后拉，扣喉前伸，游神的右手被拉长，骨节发出怪响，猛烈地挣扎，像被鹤嘴夹住的泥鳅，却无法挣脱掌握，舌头开始外伸。

“凭你游神那两手鬼画符功夫，就敢在我面前放肆，你也未免太狂了。”柳思脸一沉，不怒而威，“你能活到今天而不死，一定是老天太眷顾你，大发慈悲不让你碰上更狂的对手。给我安分些，免得我把你揍得叫皇天，哼！”

手一松，游神跌坐在地发呕，咳嗽，抚喉，紫涨的脸片刻才恢复原状。其他三位气概不凡的人，全都大吃一惊，几难相信名号与武功皆不逊于白发郎君的游神，被一个自称安椿布线的小人物，用粗俗伪手法所制住。

食厅有几个长住旅客进食，也有几个店外的食客。跟在柳思后面入厅的三个矮身材旅客，目击冲突的发生和结束，三个人相对打眼色做鬼脸，忍笑的神情明显。

“柳兄，算我怕你。”白发郎君一脸无奈，像在央求，“以往多有得罪，我曾经陪过不是……”

“你用不着怕我呀！我并没怪你。”柳思自己找碗斟酒，没收了白发郎君的筷子倒转使用，“见了面，咱们一直就嘻嘻哈哈客客气气。你纠缠东方姑娘，我并没和你争风，甚至暗中帮助你，我够朋友吧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久之后，仰止山庄的人，可能也进城踩探，他们仍然不放弃找老凶魔算账，抢救两金刚的念头，当然也顺便替八表狂龙探路看风色。目下东方姑娘在城西的凤凰山，你不会冒冒失失赶去送死吧？”

“她真在？”白发郎君欣然问。

“和那条狂龙一起，两人卿卿我好得蜜里调油。你毫无希望，东门兄，放弃吧！狂龙已经注意你了。”

“那条狂龙忙得很呢！忙着杀人，杀高手名宿示威，杀可能威胁巡缉营的大豪大霸，那有闲工夫分心，注意我一个小有名气，对他或巡缉营毫无威胁的人？”白发郎君口没遮拦，语惊四座，“论人才武功，他都比我白发郎君高一品，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我和他争女人，没把我当成竞争的对手，我要他后悔，哼！”

“狂龙的确在忙，你说对了。”柳思一口喝掉一碗酒，“在临淮，他在片

刻间便与西岳炼气士，宰了关洛双雄六个侠义道名宿，被他碰上的高手名宿，很难逃出他的毒手。东门兄，你说他没有闲工夫分心注意你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他要我调查你身边的人。”柳思向青衫客展鸿图一指，也许是你。”

“我是什么？”青衫客脸色一变。

“他知道有人在他身边窥伺，不时向他骚扰，神出鬼没，影响他的安全。展老兄，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你的武功比飞虎钟雄者兄扎实，在你们六个男女高手中，该是武功最高的一个。我想，八表狂龙所怀疑的人，可能是你。”“胡说八道！”青衫客脸色泛青，“那天晚上，他一掌就把我打得内伤吐血，说我接不下他一掌，他怎么可能怀疑是我？那天晚上他被那个蒙面人痛打，那时我已经吐血昏迷了。”

“那么，是你？”柳思指指瞪大金鱼眼的游神。

“胡说八道！我在滁州才与东门兄会合。”游神不敢再逞英雄了，亟口否认。

“那么，你。”柳思指指留了虬须的大汉。

“我龙须虎王怀义，三天前还在南京逍遥。”虬须大汉冷冷一笑，“我倒有兴趣，斗一斗这条从京都来的什么狂龙，哼！”

“想来一次龙虎斗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龙须虎傲然拍拍胸膛：“我龙须虎也是一代之雄，当代的风云人物，十年前就名满江湖，他八表狂龙……”

“他成名不到两年，你这头虎是前辈。好，我就这样据实返报了。”柳思投箸而起。

“你走得了？”龙须虎推凳而起，虎目怒睁杀气腾腾，“江湖朋友对付探子眼线的手段和规矩你该懂，你是巡缉营的走狗探子？”

“我不否认是探子，但否认是巡缉营的人。”柳思又恢复嘻皮笑脸的神情，“王老兄，不要在我身上转任何怪念头，那不会有好出处的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伤的一定是你，我敢打保票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两虎相斗必有一伤，这句话不一定正确。通常猛虎碰头，大吼大叫一番了事，拥有地盘的虎通常是胜家，动动爪子冲几次摆场面，并不想真和入侵地盘的虎拼老命，所以、虎与虎之间，本质上不会舍死忘生相斗，又怎么可能和龙拼老命？你龙须虎虚张声势不伤大雅，引起龙的反感你就灾情惨重。诸位，小心了，再见。”

六人气沮，眼睁睁目送他大踏步出厅，没有人敢出面相阻。

香风入鼻，桌旁多了一个穿月白长衫，齿白唇红，手摇折扇的俊美年轻书生。

“你们都是江湖上的高手，响亮的风云人物，竟然让一个巡缉营的小眼线，在你们名宿面前撒野？”书生星目亮晶晶，说的话隐隐含责难，“你们都知道他是八表狂龙的眼线柳不思，是吗？”

“月华仙子，你少来趟浑水好不好？”白发郎君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：“我当然知道他是柳不思，还是我在徐州从车行把他拖入这场是非的，那时他在徐州车行做伙计，每月赚五两银子。我和他的事，请勿过问。”

原来这书生是月华仙子，女扮男装极为出色，大概是有意逗那些怀春

的少女发疯，打扮得太俊秀，是大闺女芳心憧憬的俏郎君。

“我与巡缉营有债未清，有权过问呀？”

“刚才你为何不拦住他？”

“他对我并无敌意。”

那天她被八表狂龙的人突袭，精衰力尽时碰上了柳思，不但不乘她之危对付她，反而要她调息以恢复元气。迄今为止，她仍然弄不清柳思为何轻易地放过她，她也就无意对付柳思。

“你不存心伤害他，他就不会对你有敌意。”白发郎君不便多加解释，被柳思痛打的事怎好启齿？“他是被迫的，咱们也不便找一个小人物泄愤，彼此互不侵犯相安无事，对咱们有益无害。”

“我想求证一些事。”

“仙子的意思……”

“八表狂龙经常铲除一些高手名宿？”

“不错，任何人冒犯了他，立下毒手，英雄豪杰妖魔鬼怪一视同仁。”

“关洛双雄六个英雄，在临淮被杀。我虽然不是目击者，却是被八表狂龙穷追时，在中途所发生的事故，我赶到现场仅晚了一步。”月华仙子黛眉深锁，“知道这件事的人，除了我的人之外，只有一个人在场。”

“一个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用布袋套头，只露出双目的怪人。”

“会不会是骚扰八表狂龙的人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月华伙子说：“这种事与我无关，我也就不便声张。问题是，柳不思怎么可能知道？”

“你真笨，仙子。”白发郎君调侃她，“他是替八表狂龙跑腿的眼线，当然知道八表狂龙杀了某人啦！他精明机警，是个万事通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月华仙子坚决地说：“八表狂龙公然搏杀高手名宿立威，必定制造博杀的理由。但没有人目击，那就成了谋杀，秘密处决了事，不会向外宣布。当时没有人目击，他们正在追杀我们所有的人，碰上了定加除歼，怎敢张扬？决不可能让柳不思知道，参与的人必定人人守口如瓶。”

“你这是想当然的一厢情愿想法。”

“也许吧！”月华仙子意动，“但不无可疑，我会留心这件事。我要跟踪他，少陪。”

她走了，三个小旅客也会帐离去。

城北是商业区，大道直抵浦子口镇，约十里左右，商旅往来十分方便。

柳思在小庙朝天宫，和那位叫拐子刘的庙祝，坐在院子里的祀天坛，双方比手划脚讨价还价。

拐子刘的左脚天生残废，脚又瘦又小皮包骨，因此利用双头拐走路，所以叫拐子刘。

可别让他的残废左脚愚弄了，认为他孤苦可怜。其实他年近四十，吃得好穿得暖，好酒好色，运拐走路健步如飞。而且，他是江浦地方的混混头头。

一个残废而能成为地方混混头头，可知必定有过人之能，左脚虽残，仍然可以降伏一些城狐社鼠。

“二两。”柳思在原来的一锭银子中，再加了一锭，“午正之前，必须获

得正确的消息。小小的县城，三五个人片刻便可跑遍，你不能太贪心，见好即收。巡缉营换一个人来找你，你不但一文钱也得不到，恐怕还得倒贴不少银子。你知道，巡缉营的人只向别人拿钱，从不掏腰包向你们这种人买消息。”

“你少来唬人。”拐子刘奸笑，“巡缉营的人，从不过江来这里没有油水可捞的地方走动，你不要假借他们的旗号行骗，我会上当吗？再加十两，我多派几个人。”

“你不信我的话吗？”柳思也邪笑。

“我该信你的话吗？”

“好吧！不信就拉倒。”柳思拾回两锭银子，“不信我的话，会走霉运的。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另找高明。你瞧，让那位大爷找你。”

扭头一看，拐子刘打一冷战。

无情剑颜士杰，正神气地踏入庙门。这位南京名号响亮的走狗头头，对南京附近的蛇鼠，有深入的了解，找上拐子刘并非奇事。

“咦！你也来了？”无情剑看到柳思，颇感惊讶，“你是徐州人怎么知道江浦城的蛇鼠？”

“我是包打听，当然知道找蛇鼠的门路。”

柳思挺身而出：“这臭拐子说谎，他说你们不会过江来找财路，他说你们……”

“该死的！我什么也没说。”拐子刘惊恐地跳起来分辩：“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造谣，我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没你的事。”无情剑沉声叱止，转向柳思脸一沉：“你不去寻找白发郎君，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一个人，人地生疏，如何去寻找？”柳思大声抗议：“我正在找人相助呀？自掏腰囊找这个残废，要他多派几个人，寻找白发郎君的下落。不信你可以问问他，他还在狮子大开口敲竹杠呢！”

“他要你找什么人？”无情剑向拐子刘厉声问。

“找……找一个少年白发的人……”拐子刘急急回答，盯着对方的佩剑扞冷战。

“别听他的，我有事找你。柳不思，你走。”

“走就走，我另找门路。”柳思昂然举步。

跨出庙门，本来在庙门外探头探脑的一个顽童，闪在一旁冲他嫣然一笑，脸上肮脏，五官却出奇地秀气。

是在江东老店食厅的三个矮小旅客之一，这时改扮成顽童却也神似，身材本来就矮小，扮顽童甚合身分。

“原来是你，你的胆子不小，混进城里来啦？”柳思一面走，一面扭头向跟来的谭姑娘说：“刚才那位无情剑，是你们九华剑园的死对头，力主铲除九华剑园的祸首，你是跟踪他的？”

“我跟踪你。”

“不要浪费时间，小姑娘。”

“你真的什么都不管，只想冷眼旁观吗？”

“没错，只想冷眼旁观。”

“柳兄，你对九华剑园到底有何不满？”

“我对任何野心勃勃的大豪大霸都不满。”

“柳兄，巡缉营残民以逞……”

“他们也在付出代价，不是吗？好像你们还没找到可以对付八表狂龙的人，绝剑狂客似不比你高明，他恐怕连西岳炼气士也应付不了。高估些，他或许可和丧门恶煞拼个平手。”

“所以我们避免决战呀！”

“可不要让那条狂龙，把你们逐一蚕食了。不要跟着我，老凶魔来也，我怕他。”

对面、要命阎王快步冲来。

柳思往街右的小巷一钻，老鼠般窜走了。

摄魂骷髅与月华仙子会晤，并没商妥合作事宜，被扮成材夫的柳思一搅和，所有的人一哄而散。

谭姑娘兰心蕙质，大胆地认定村夫是柳思。两个老凶魔是老江湖，居然毫无所觉。

要命阎王不曾参与江边之会，更不知道柳思有出神入化的易容术。而柳思回城之后，立即以本来面目出现，要命阎王一眼便看到了他，不假思索地急起直追。

发现八表狂龙的人，当然非迫不可。依老凶魔们的估计，八表狂龙一群走狗，应该还在凤阳附近逗留，与九华剑园的人拼死活，目下眼线居然在此地出现，必须搞到活口问口供。

前几次都被柳思走脱，这次应该不会落空。

柳思直奔城西，奔至凤凰山的南麓。一条登山小径穿林越坡，满山青绿，到处都可以藏匿，满山乱窜，上了年纪的人，绝难与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追逐不休。

柳思却无意摆脱老凶魔，引诱老凶魔出城入山。

这种小土山在他眼中，并不比在平地奔跑更费力。而追他的要命阎王，却愈来愈感吃力了，浑身汗水，一气喘声隐约可闻。

小径穿越松林，他在一处平坡止步相候。

空山寂寂，四下无人，但林间有鸟雀悦耳的鸣声，蝉声也震耳，并非真的空茫死寂，只不过听不到人声而已，他俩是仅有的闯入者。

“呵呵！老家伙，你还不死心吗？”他等要命阎王到了十步外，大笑着双手叉腰迎客，“赶快调和呼吸，你像一头快要断气的老牛。”

他虽然也汗透胸腋，但脸不红气不喘，笑声和说话中气充沛，精神抖擞浑身活力。

“好不容易发现你这个走狗眼线，不把你弄到手怎肯甘心？”要命阎王说话有点走样，气息不顺就有这种现象发生，“那怕要追你到天尽头，也要将你弄到手。好小子，你跑不掉的，我要命阎王决定要谁的命，绝不会让那个人活着。呵呵；老相好，你就认命吧！”

“他娘的老混蛋，你似乎认为吃定我了。带你奔跑了七八里路，没跑断你的老骨头，表示你运动量还不够、我就陪你玩玩，好好让你松松筋骨，打！”

说打就打，像个莽村夫冲上，劈面就是一拳，黑虎掏心走中宫强攻，而且用的是左拳。

“手到擒来，哈哈……”要命阎王欣然怪叫狂笑，右手一抄，金丝缠腕疾扣他的脉门，五指如勾真力骤发。

狂笑声倏然终止，老凶魔的右手脉门，反而被他反扣住，猛然将老凶

魔拉近，一记短冲拳狠狠地在老凶魔的肚腹上，可怕的劲道直撼五脏六腑。

打击之快，有如迅雷疾风，每一击皆真力爆发，重如山岳无可克当，一连数记拳掌着肉，老凶魔成了铁匠的大铁砧。砰一声大震，要命阎王终于被打倒在地。

“哎……唷……”老凶魔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叫喊，晕头转向挣扎而起。

柳思本想再加以痛击，扭头回顾，突然撒腿便跑，这次速度慢了许多。

要命阎王竟然没看出有异，认为是一时大意，被柳思凑巧击中丹田要害，与武功的高低无关，大意与凑巧造成意外，阴沟里翻船而已。

“我要活剥了你……”老凶魔厉叫着狂追。

柳思是向山下逃的，绝非心中害怕昏了头，急于逃命跑错了方向，他应该向山上逃，逃到巡缉营的人歇息处，让八表狂龙与老凶魔断了。

他脚下沉重，像发了疯的牛。

要命阎王也好不了多少，脚下不稳，有点歪歪倒倒，似乎随时皆可能失足摔死。

接近山脚，右侧的灌木山坡地人影来势如电。

“柳不思，往这边来！”喝声似乍雷。

柳思不假思索地离开小径，冲向山坡。

要命阎王神智一清，脚下一慢，看清了来人，大吃一惊转身窜走，钻入另一例的茂密树林。

来人是八表狂龙，难怪要命阎王望影而逃。

八表狂龙知道无法追上老凶魔了，并不知道要命阎王已到了油尽灯枯境界。

“你怎么把老凶魔往这里引？”拦住了柳思，八表狂龙怒形于色，“消息一走漏，咱们岂不白忙一场？哼！你是返回禀报消息的？”

“我只顾逃命，那配将老凶魔引来？幸好他老了，我年轻力壮……”

“闭嘴！我要消息。”八表狂龙打断他的话。

“消息？什么消息？”他装糊涂。

“混蛋！我要你去找白发郎君，打听有关那个神秘人物的底细，你忘了？”

“原来你指这个消息呀？我没忘。”他故作恍然状，一脸受了委屈的无辜相，“我就是有了消息，才赶回禀报的。”

“说！”

“我盯上了白发郎君，查出他共有六个人，至于是不是那个神秘人物，我无法求证。但依我的猜测，好像不可能是那个神秘人物。”

“查出他们的底细了？”

“五个人是飞虎钟雄、青衫客展鸿图、彩凤黄彩凤、游神甘霸、龙须虎王怀义。这五个男女，名头与武功，比白发郎君不相上下，不可能是那个神秘人物。”

他们都是一流高手而已。你继续打听，凭你和他的交情，应该没有困难，去找他。”

“好吧！希望他们还在城里。”

小径中，出现顽童打扮的谭姑娘，轻咳一声引起八表狂龙的注意，解开布卷取出剑插在腰带上。

“咦！这个小鬼也是跟踪你的？”八表狂龙一怔。

“八表狂龙，”你这走狗似乎很健忘。”谭姑娘撒剑说，忘了她已化装易

容，“今天你落了单，正好放手一拼。”

“该死的！你就是那个打了就跑的贱泼妇。”八表狂龙兴奋地拔剑，“你是吴家的人，来得好，你们果然逃到此地，而且早来了一步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柳思向侧退，坐山观虎斗。

他曾经告诉谭姑娘，与八表狂龙交手的技巧，姑娘现学现卖，有否获益即将分晓。

谭姑娘一定对芥子神功有所认识，因此当他提起八表狂龙具有芥子神功时，姑娘脸现惊容。这次姑娘如果对芥子神功仍然怀有恐惧，怎敢出面向八表狂龙挑战？有备而来，想必将有一次石破天惊的恶斗。

谭姑娘上次与吴姑娘，胆敢向八表狂龙的人马，光天化日在官道中，无畏地发起狂野的攻击，可知她对自己的武功修为，有强烈的信心。

这次，她更是有备而来，举剑冷静地向八表狂龙接近，凤目中冷电森森。她不再多说，全神贯注开始徐徐移位，制造行致命一击的好机。

八表狂龙叫嚣过后，立即收起狂态。他的狂，是表现给势弱的人看的；碰上了真正的强敌，他一点也不狂，而且眼个涌现的杀气，更为炽盛。

剑徐升；他杀气腾腾像天神。谭姑娘的神色也郑重庄严，举的剑光华耀目。

两人的剑皆一反常态，没发出龙吟似的啸吟，相反地除了打磨品亮的光华之外，看不出运劲注入真力的形态，握剑的手似乎未用真力，也就显得特别轻灵，剑有如失去了重量。

唯一令人心惊的是他们的眼神是那种阴森、冷厉、残酷、可以杀人的目光。

马步的定位方式，也一反常规，移动的速度特别慢，偶或出现眨眼间即换了方位的速度极限现象。正所谓静如山岳，动如脱兔。

眼神正在作凌厉的缠斗，看谁的气势可以压倒对方，更留意对方神意变化，神意是主宰行动的动力之源。

两人的斗志皆极为旺盛，信心同样坚定，在神意的交锋上，势均力敌谁也压不了谁。紧张的气氛，随两人的移动逐渐接近，而升抵临界点，随时皆可能发生猛烈的爆炸性行动。

唯一冷静的人，是隐身在不远处树丛中的柳思，他像一具石像，呼吸像是停止了，仅一双虎目中，放射出极为阴森的奇光，极为慑人心魄。

谭姑娘的右脚，突然移在一个鼠洞边缘，泥土一松，脚略一下沉。

身形略呈不稳现象，立即淬然打破临界点的平衡。

激光排空而至，八表狂龙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谭姑娘的剑也幻化为电虹，迎向进射而来的激光。

剑气陡然进发，罡风大作，接触的瞬间，电虹与激光化为满天雷电，扭曲旋动吞吐如霆击，有如天地末日。

猛地传出一声金铁接触的震耳异鸣，满天金蛇倏然隐没，罡风四散，草叶纷飞。

两人的身影幻现，一东一西相距三丈。

立即移位，再次逐步接近。

两人脸上的神情已经僵化了，只有一双眼睛仍是活动的，瞬间的接触石破天惊，两人都进出了一次枉死城，幸好都能拔腿退出死境，即将再次向

往死城接近。

一声沉叱，仍然是八表狂龙发起主攻，剑上光华炽盛，锋尖似有芒影吐出，走中宫强攻势如迅雷疾风，剑一发即至，凶险光临。

谭姑娘的身影，在迅雷及体的瞬间扭曲变形，反而从侧方喷射出眩目的光华，避招反击险象横生。

传出两声尖锐的异响，剑光人影倏忽分开。

谭姑娘身形斜飘，着地再急退了两步，及时避过侧射而来的电光，一声娇叱，反手就是一剑。

八表狂龙急冲而过，左后肩间不容发避过谭姑娘的反手剑，猛虎回头一声冷叱，剑出绝着天龙行雨，人回头反扑，身在空中剑光下泻。

云龙三现身法凌空攻击，对手不可能知道剑从何处下搏，防不胜防，因为升空的高度仅及八尺，剑并非一定要从上空下吐，也可能平空斜吐而出。

谭姑娘斜扑、滚转，剑光猛地进射，身剑合一斜冲而起，铮一声狂震，双剑第一次急促正面接触。

人影斜分，这一剑把谭姑娘远震出两丈外。

双方交手为期极暂，每一击有如电光石火，每一剑皆生死间不容发，只有交手的双方心中明白。旁观的人，很难看出交手的经过，但见人影如虚似幻，满天电光激射，如此而已。

谭姑娘剑上的劲道，仍然差了一段距离，硬被震得斜退两丈，脚下一虚，右足踏中碎革，靴底一滑，人仰面便倒，身躯失去控制。危机光临，八表狂龙仅退了二步，抓住好机疾冲而上，剑发毒招河汉星沉，要将谭姑娘钉死在地。……剑光疾下，势若天雷下击。

谭姑娘的背部着地，左手巧妙地一旋一拔，跌倒的身躯突以令人目眩的奇速，旋转了半匝，不但躲过下射的剑光，剑光距她的右腿外侧不足一寸，而且她的剑芒，已到了八表狂龙的右脚侧方。

传出数声异响，谭姑娘的右脚震动了几下。

人影斜飞而起，剑光冉冉远去。

“该死的！你走得了？”八表狂龙怒吼，奋起狂追。

右裤管出现三个剑孔，被谭姑娘在瞬间击中三剑，裤破了洞孔，但右脚并没受伤。

谭姑娘终于知道伤不了八表狂龙，再拼下去必定真力耗尽，她的内力修为不够精深，击破不了八表狂龙的芥子神功，不得不乘精力仍在时撤走。

* * *

两人的精力都耗损了一半以上，速度自然慢了许多。比较起来，谭姑娘毕竟先天上体质就弱了些，长途逃窜精力耗损更快。她的轻功本比八表狂龙高明，消长之下便每下愈况了。

逃了五六里，虽则在林深草茂中逃窜，视界不良，很容易摆脱追逐的人。可是，八表狂龙紧逼追赶，而且距离逐渐拉近，她想尽方法左窜右折，也摆脱不了衔尾穷追的八表狂龙，不久便追了个首尾相连。

她知道，逃不掉了。

再逃一两里，她可能精力耗尽倒下了。逃生无望，她油然生出放手一拼的决死念头。

冲入一处林空，她不逃了，大旋身拉开马步，扬剑作困兽之斗。

八表狂龙知道胜算在握，并不急于抢攻，在丈外止步。两人都浑身大

汗，呼吸不稳。

“你是我出道以来，所碰上的最强悍劲敌。”八表狂龙的语音，依然稳定清晰，虎目杀气腾腾，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狞笑；“龙某要创出、番惊世的局面，莽莽江湖唯我独尊，掌握时势创建基业，巡缉营可以帮助我雄霸天下。所以，绝不容许胆敢和我分庭抗礼的人活在世间，更不容许武功与我不相上下的人影响我的声势，你必须死，我要将你示众江湖。”

分枝拨叶声传自右侧，一个黑面人钻出树林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黑面人狂笑，举步走近，“你真会吹牛，要不就是患了健忘症。你他娘的信口开河，吹起牛来脸都不红。你说你出道以来，这位小姑娘是你所碰上的，最强悍劲敌，你忘了我吗？你要创出一番惊世局面，倚赖鄢狗官的巡缉营，能达到你唯你独尊，雄霸天下的美梦，你一定是痰迷心窍，要不就是失心疯，或者患了妄想症，如果不被江湖朋友所共弃，算你祖上有德了。”

“冷面刀客！”八表狂龙脸色大变，嗓音也大变。

“我说过后会有期，’所以你不必感到惊讶。上次你五个狗党及时赶来救了你，这次你的人大概来不了啦！我要把你的雄霸天下狂妄念头，彻底从你的脑袋里打消，让你见识见识并非天下无人。你那火候不到七成的芥子神功，在江湖还不配唯你独尊，你永远无法倚赖巡缉营帮助你雄霸天下。好，冲上来！你这狗屁梟雄。”

八表狂龙当然会挺剑冲上。上次冷面刀客手中有秋水冷焰宝刀，这次却赤手空拳，正是用剑毙了强敌的好机会，怎肯轻易放过，对手太强，目下不是论个人英雄的时候，保住了命才是英雄。

他是一个利用巡缉营权势做英雄的人，一个不择手段除去竞争者的梟雄。

对方赤手空拳，他毫无顾忌地挥剑扑上了，剑出风雷乍起，电光连续飞射。

第一剑，第二剑……一剑连一剑，一步赶一步，刹那间攻了十剑以上，望影追击测形出剑，把冷面刀客逼得连换十余处方位，衔尾抢攻狠招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出，但见满目电光进射，险象横生。

冷面刀客像在狂风中飞舞的峡蝶，电光在身侧进射吞吐，眼看要一剑贯体，却又了现在侧方，有惊无险，剑尖就差那么一点点没够上。

十五剑、十六剑……剑势每况愈下，一剑比一剑慢，而冷面刀客却神定气闲，轻灵地闪动，精力愈来愈旺。

十七剑落空，眼看锋尖要贯入冷面刀客的右胸，连在旁调息的谭姑娘也骇然失惊，情不自禁发出惊呼。

可是剑却落了空，剑擦冷面刀客的右胸前滑过，冷面刀客的身形右转，左拳噗一声落在八表狂龙的面部，鼻尖几乎被打扁，鲜血立即流注而出。鼻部被击中，必定波及双目。八表狂龙惊叫一声，踉跄后退，眼前星斗满天，一片朦胧，狂乱地舞剑自保。

噗一声响，小腹被一腿扫中。

“哎……”八表狂龙受不了啦，这一腿扫力大得惊人，身躯倒飞而起，砰一声摔倒出两丈外。

“这里！”跟到的冷面刀客怪叫。

一声怒吼，八表狂龙跳起来，循声一剑狂挥，要一剑砍断对方的腰。

一剑走空，右足胫突然被可伯的力道扣住了。

“起！”冷面刀客欣然叫。

满脸血迹的八表狂龙斜飞而起，右足被抓牢抡起旋转，愈转愈急，猛地一声怪叫，八表狂龙手舞足蹈飞掷出三丈外，枝叶暴响纷飞中，挥入树丛压折了不少草木。

“快走！大批走狗赶来了。”冷面刀客向惊呆了的谭姑娘挥手，“你两次制造机会都失败了，问题出在你攻不破他护身的芥子神功。除非你能借到比九华剑园三宝剑，品质更佳的利器，不然你胜不了他。你的剑术很高明，但再神奥的剑术也无用武之地。”

“等我一等……”姑旗急叫，拔腿急迫。

冷面刀客飞掠入林，一闪不见。

八表狂龙踉跄冲出树丛，挥舞着长剑吼叫如雷，形如疯狂，满脸是血十分狰狞可怖。

人影正向此地飞赶，巡缉营大批走狗追来了。

八表狂龙十分幸运，因为鼻梁骨没被打断。

他脸上的血已经洗掉，除了鼻子仍然红肿之外，依然显得英俊挺拔，可惜狂怒让他的脸部肌肉扭曲变形，简直就象一头暴怒的猛犬。

“我一定要这个人，这个自称冷面刀客的混蛋。”他向召来的几个亲信大吼大叫，在树下走来走去，“他竟敢跟来和咱们作对，必须把他揪出来解决掉，不然将妨碍咱们歼除九华吴家，群暴民的大计。还有，吴家的人竟然比咱们早到；可知这些混蛋，比咱们所估计的更难缠，你们如果不全力相图，日后让他们坐大，将更难对付了。这就把埋伏撤回，诸位多费心，务必找出绝剑狂客的藏匿处，一打蛇打头，收拾他之后，残局便易于收拾了。派人过江去向那边的人打听，有关这个冷面刀客的底细，总该有人知道一些风声。如不在知彼上下工夫，很难对付这个咱们不知根底的人。”

“会不会是绝剑狂客本人假扮伪？”断魂刀客说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江湖上以刀客威震江湖的人很多，本身必定对天下的名刀感兴趣。但上次快刀郝兄、不明不白被打昏，夺走了秋水冷焰刀。那人用完之后，随即弃之不顾，可知那人根本不重视宝刀，不会是真正的刀客。”

“绝不可能是绝剑狂客本人。”八表狂龙大声说，不便将交手受挫的经过说出，“如果是，本座的处境将更为凶险。事实上那个女的并没出手助他，显然不是同伙。那女的已可证，实是吴家的人，也就是那天在风阳途中行凶的两个女人之一。”

“这个人的底细，恐怕只有临淮的水怪知道，他替水怪护法，水怪怎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？”无情剑提出意见：“也许派熟悉水怪的人去找他……”

“废话！水怪不可能知道这人的底细。如果贫道所料不差，水怪必定受到胁迫，而不得不把这人留在身边挡灾。”西岳炼气士另有看法，“那神秘人物不但帮助水怪，也帮助小妖巫，日下更帮助九华剑园的人，始终跟在咱们附近神出鬼没，真正的用意不明。咱们如果把他看成某一方面的人，必定错得不可原谅。”

“道长可有何看法？”无情剑悻悻地问。

“很可能是与各方无关，而与咱们有利害冲突某组合的人。”西岳炼气士郑重地说；“来探咱们的虚实，以探测咱们实力而来的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迄今为止，他不会向咱们的人下毒手。”西岳炼气士语气肯定，“快刀郝施主仅被打昏，秋水冷焰刀也完璧归赵，如果是敌人会如此仁慈吗？”

八表狂龙意动，疑云大起。

上一次交手，冷面刀客有充裕的机会行致命攻击。

这一次，事实上他已毫无自保之力，冷面刀客只要将他拼命向树午砸碰，他将被砸成血肉模糊的死尸，用不着将他摔飞入枝叶浓的树丛，掼在地上他也将头被血流老命难保。

“道长怀疑他是……”他欲言又一止，不想直接说出心中的揣测。

“反正一定是某一方面，目前对咱们还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人。”

“大江是江西袁州的势力范围，严家父子信使船必经的重要航道，严家的一龙一鹰，经常保护严家的船只往来。而大江是巡缉营最重要的缉私地区……”

“本营的人，从不招惹严府的人。”丧门恶煞说。他是鄢狗官的贴身保留，知道鄢狗官怕严家的人，而且怕得要死，每年孝敬严家父子金银数十万，巡缉营的人，见了严家的船只，有如老鼠见了猫。严家父子的一龙一鹰杀手，根本没把巡缉营当成对手看待，把他们当成唯命是从的奴才。

“一龙一鹰难道就不会防范你们？”八表狂龙不以为然。

他来自京都，当然知道主子鄢狗官与严家父子们，狼狈为奸祸国殃民的事故经纬。这种利害相结合的关系，随时也会因利害冲突而恶化，你虞我诈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派人探测实力，该是正常的手段。

“这个……”丧门恶煞怎敢下断语？

江西袁州严家父子，豢养了两个杀手集团，明的是黑龙帮，暗的是黑鹰会。真要是一帮一会派来的人，巡缉营的人可真会心惊胆跳，不论明争或踏斗，巡缉营注定了是大输家。

“好吧！咱们心中有数，暗中留心，得费些心机，制造机会把这人弄到手。”八表狂龙并不怕一龙一鹰，但主子鄢狗官却是严家父子的忠实走狗，他不能违抗主子的意思，更不能任意妄为，影响主子的前程与严家为敌。目下他需要巡缉营替他建立威望，万一得罪了严府，连累主子垮台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他将成为丧家之犬。

“对，咱们留心些。”西岳炼气士阴笑，“只要抓住了他的确帮助敌人对我们，就不怕一龙一鹰兴师问罪。先不要声张，把人弄到手再说。”

众人计议一番，各回歇息处调动人手。

第十八章

八表狂龙召来柳思，柳思不配参与巡缉营任何聚会。

“你知道白发郎君六个小辈，是否与江西严家的人有往来？”八表狂龙向他问消息。

“没听说过，得进一步打听。”柳思正经八百地说，这次无意激怒这条吃了苦头的狂龙，“据我所知，他们都是邪道人物，但邪得颇有骨气，不会自

贬身价，与祸国大奸的走狗攀交情。当然，得进一步调查。”

“好！你去进行。”八表狂龙相当满意他这次的态度，说话不再疾言厉色，“这个在咱们附近，神出鬼没活动的神秘人物，很可能是这个甚么冷面刀客，这混蛋受谁所指使，我要查出指使人来，很可能与江西的一龙一鹰有所牵连，你调查时要小心了。”

“我会小心的，我可不想把命玩掉呢！”

“你去吧！有消息速回禀报。”八表狂龙挥手赶人，“芳兰玉女陪你一起去，有些地方不宜男人前往，有她在，可以省掉你不少麻烦。”

不再另行派人在后跟踪，干脆让芳兰玉女和他一起活动。其实并非派人协助，骨子里却是防备他潜逃。这里与南京仅江之隔，人往有百余万人口的南京一躲，即使出动上万人手，也查不出一个有心藏匿的小人物。

柳思心中暗笑，并没表示异议。

芳兰玉女扮成一位少妇，荆钗布裙依然秀丽可人，与柳思并肩进城，郎才女貌相当出色；她用布卷裹了剑，以便应付意外。

其实光天化日在县城走动，动手亮兵刃打打杀杀的机会不多；在城外偏僻处走动，不带剑随时都可能出意外。

她对柳思甚有好感，她是有名的女强人，而柳思是一个小混混，身分、地位、名气、才华，相差太远了。

和柳思走在一起，她就成了司令人。

但她心中明白，在这里，她是一个人地生疏的陌生人。一个来自京都的外乡客。一个有名望的人，在陌生的地方打听消息，那是相当困难的事，远不如一个小混混管用。有名气的人，通常不会低声下气与城狐社鼠打交道，受不了小人物的白眼，小人物不见得知道她是老几。

“你打算如何进行？”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她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调查。

白发郎君六个人，在这里也是陌生人，怎能找地方的蛇鼠，打听六个陌生人的消息？

“有两个办法。”柳思一点也不担心，听口气便知胸有成竹。

“哪两个办法？”

“其一，直接用强制的手段，找他们盘问，直截了当用霸王手段逼取口供。八表狂龙上次就用这种手段，打伤了青衫客展鸿图。”

“我对付不了他们六个人。”她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吹牛夸口。

“其二，去找对他们有认识的人，或者对一龙一鹰有了解的人探口风，得花一些金银，有钱可使鬼推磨。虽说是软手段，但有时还得用武力做后盾。”

“到何处去找这种人？”她摇头苦笑，“江浦小地方，只有一些偷渡客或私枭出没，没有成名的人物往来，这种人只有到南京找。”

“我知道这里就有一个这种人。”柳思肯定地说。

“噢！你知道？你在这里也是陌生人……”

“我已经和本城一些蛇鼠接触，我是钻各种门路的专家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了不起，在临淮，你连小顽童也用上了，所以龙爷信任你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柳思大笑，“信任我这种无根无底的小混混，肯定会上当的。孔姑娘，你信任我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要想骗一个人上当，首先便要获得他的信任；这是我这种混世者的手段，也是玩弄权谋的制胜妙策之一。”柳思毫无顾忌大放厥词：“古往今来，大至谋国，小至谋财，使用这种手段，几乎可以保证十之八九成功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你要骗龙爷上当？”她大感惊讶，听出弦外之音。

“有甚么不对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如果我不取得他的信任，他不老早就宰了我才怪。他不杀我，就上了当啦！”柳思说得理由充分，坦率直言显得毫无机心，“当然，他并不完全信任我，不时派一两个人跟踪盯梢，防范我溜之大吉。”

“有其必要，不是吗？”

“其实，如果我真要溜之大吉，你们奈何得了我吗？天下大得很呢！何处不可容身？我一个混世的小人物，没有追求名利的本钱，在何处不可谋生糊口？我问你，你有把握阻止我逃过江去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要命阎王在临淮河对岸码头逼我，结果我跳水溜之大吉。我如果往大江里跳，你敢跟着跳下去捉我吗？”

“我不会水性。”芳兰玉女坦然说：“但我知道，你不会走这条绝路，你很聪明，不做糊涂事。”

“聪明人顾虑太多，有时也会做出一些糊涂事。像你，孔姑娘，你也聪明，跟来监视我就是糊涂事。”

“这算是糊涂事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有理由吗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正邪魔巫四路人马，几乎全知道我是你们巡缉营的眼线探子，全都在找机会把我捉去拷问口供，跟着我的，几乎可以断言会遭池鱼之灾，凶险比我多十倍。我可以扮鼠辈窜逃，你能吗？为保有声威地位，你将毫无选择拔剑而斗，结果将不是你死，就是他们亡，别无他途。”

“唔！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，是你最好向后转，不要跟着我往柱死城中闯，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
“也许？”

“对，也许。这是说，你能全身退走的机会，正一步一步消失，往前多走一步，就多失去一分机会。说不定咱们进城的第一步，便有人盯在左右了，下一步可能从某个人手中，悄然飞出一把飞刀或毒药镖，不偏不倚射中你的背心呢！”

芳兰玉女心中一虚，悚然扭头回顾。

真不妙，她看到扮成老村夫的混天一掌康廉，正点着问道竹杖，快步跟来了。

她哪能与混天一掌拼命？老家伙的混元大真力，用掌发出，可在一丈左右遥碎石。

“康老匹夫跟来了。”她心中一，嗓音也走了样。

“这老家伙冤魂不散，不断缠住我讨债，我得走，你呢？”柳思匆匆地说：“大街上他不敢行凶，溜走的机会也多，我……”

“你先脱身，我牵制他。”她总算有担当，愿意替柳思制造脱身的机会。

“还不急，你可以向东方姑娘求援。”柳思向前面一指，仰止山庄的东方姑娘，正带了一名金刚一名侍女，排众迎面急步接近。

她心中一宽，扭头狠盯着急步跟来的混天一掌。再转头一看，柳思已钻入街右的小巷口走了，

“他比鬼还要精。”她对柳思应变的机警快速大感佩服。

有东方姑娘三个人在，她心中大定。其实，即使没有东方姑娘在场，混天一掌也不敢大白天在大街上行凶，只能用偷袭挟持的手段计算她……目下她先一步发现了混天一掌，偷袭挟持的伎俩也用不上啦！

混天一掌冲她冷冷一笑，再向急步而来的东方姑娘瞪了一眼，扭头转身走了。

“这老鬼想撒野吗？”东方姑娘走近急问。

“可能。”她笑答：“你们也来城里走动？”

“希望能找到老凶魔的下落。”东方姑娘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得到消息，老凶魔们也来了。”

“要命阎王既然出现追逐柳不思，其他众老魔也一定来了，那些老魔睚眦必报，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。你们办你们的事，我要去追柳不思，再见。”

“哦！我也去。”

“东方小妹，不要再逼他，好吗？”她脸色一变，“他根本就没招惹你，你不觉得做得太过份吗？易地而处，你作何感想？杀掉他，又能替贵庄增加多少威望？”

“我只想从他的活动范围内，找出老凶魔们的藏匿处。”东方姑娘脸一阵红一阵白。

“老凶魔已经注意他，定会在他身边出没。”“不错，要命阎王是不会放过他的。”芳兰玉女抢着说：卑所以，我奉命留意他的安全。所有的人都注意他了，他的处境愈来愈凶险。你如果也跟着他，必须有承担风险的准备。”

紧走两步，芳兰玉女消失在小巷内。

小巷尽头是一条小街，迎面是一座相当有格局，但已破败的大宅，前面的大院门广场竖有半根快朽了的旗杆夹架，破败的院门上方，有一块斑剥难辨的匾额，仔细些可以看出“进士第”三个字。

不知是哪一代，这座大宅出了一位进士，尔后很可能官运不亨通，如今成了破落户。

“就在这里面。”柳思指指大宅，“也许你听说过这个人分水神犀周大海。那是他十年以前的绰号，目下是借住这家‘进士第’的行商。”

“行商？”芳兰玉女冷笑，“分水神犀是鄱阳湖十大水寇之一，与鄱阳王分庭抗礼的著名巨寇……”

“那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事了，鄱阳王吞并了他那一股水寇。”柳思表现出他对江湖情势的丰富知识：“江边有一群私梟，是他目下所有的权势资本，任何货物都偷运，就是不走私白土(盐)，所以巡缉营忽略了这个人，只知道他是小私梟周十二。”

那时，以排行为名相当普遍。周十二，表示他排行十二，把大海的本名，彻底埋葬掉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年过花甲，还有什么勇可言？能过一天好日子就算一天。

“难怪他了解一龙一鹰。”芳兰玉女恍然。